吾學編

皇明名臣記第十三卷　吾學編第三十四

海鹽鄭曉

侍郎李忠文公

公名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長益肆力問學冬寒衾裹足納桶中刻苦盡讀諸經史庶吉士時預脩　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末[illegible][illegible]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即位

公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縛置便
殿命力士捶十八脅折其脇幾死明日改監察御
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戇
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
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
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
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
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
脩　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七年
陞國子祭酒是時貝祭酒羅西楊嘆祭酒難其人

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賻給督諸生讀書興寢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傾擠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等章顧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救公者

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蕩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公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奪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為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義　上怒曰蠻哄朕不讀書大學且不

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祭酒陳公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　上時臨試最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政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　高

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學士京職平朝賀及爲善
陰隲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
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柏復獻瑞頌、又獻龍馬麒
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
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
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人望之起敬又居太學
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
學成德是時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
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
曰盍疏申雪即爲屬草詞或轉報公驚曰得無誣

君周笑曰律奏事不實耳不果上事亦竟白時關
中楊畀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
上從之畀至監清苦力學修行後舉禮部亦第一
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
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輙留公再飲飲酣酊言貌儼
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頹中人伺公
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好禮如此公剛正介潔不
見喜慍撓之不亂滌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
生多位至卿二公獨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
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暴

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莫不興起別號濬庵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濬庵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即時勉

尚書魏文靖公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或夜

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
等詣闕乞留獻陵監國令遂任復教三年十七年
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
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
爲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
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
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
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
賢才不得私一座主意稍不悅循亦愧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產豁

厚秖慎簡約庶勤廉徑直好别白君子小人嫌𡘋
人不悅性好吟詠矢口適情不求彫飾自有餘味
耄年事其兄教諭騏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
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
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
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
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
年九十八謚文靖

都御史吳文恪公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謫繫京公

乞身代事未白父没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無善
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
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歸　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
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
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敬慎直廉
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
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輒以扶植綱常爲
務爲文根柢經書出入遷固博覽詳玩通達今古
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凜禾竟然雖心存恕厚未
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權沮

宣德五年請老手不釋卷年八十六卒諡文僖所
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侍郎葉文莊公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
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苞從失律者謝
天下然後練兵選將討虜復讎如此則大綱旣正
大義自伸一日三疏悉中機宜虜退請明賞罰言
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
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
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特地虜方張大臣有

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為變勅公往視除貪虐賑饑寒民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蹕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參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未復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得次第施行又設[illegible]備

便行[illegible]時[illegible]參將[illegible][illegible]按[illegible]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品式職掌備具文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墾成
卒不任職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
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起復公至廣請
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
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戍至烽
堠輒發不得掠人畜養老優賢留意風教公在兩
廣時丘文莊公不喜以故李文達公亦惡公遂有
謗公殺降至兵公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
上　欲得人入內閣勑王忠肅公與公偕入內閣忠肅

公為柯潛萬安劉定之公吳節五人　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圻內八年壯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公在吏部留意人才務求行實議論恒守經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言行相符文章[illegible][illegible]稱慕苑者文皆其末

稜柄用嘗是時恨遷謝書如公及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華皆狀貌才識行藝相副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尚書楊文懿公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書充養天順二年授翰林編脩成化三年累官司經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篇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内侍者召亂之禍高居無

爲惟對變艷者啓禄山之亂何也盖舜武能舉相
除凶悍信明義憂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直安危
利灾以逸居逸以故危亡八年遷侍講學士内艱
去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我嫠
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泰陵出閣簡公日
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放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
即刪去公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録
以進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未柄用譽望日
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内閣皆不果
[illegible]泰陵即位進官秉宮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晉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
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
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
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
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
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
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
向名與實乖非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
謂禮不又有大禘乎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
熙三祖自　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　太祖

撤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尊
太　祖祫祭尊　德祖恩義各不失尊功德是崇
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
數百言畧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衺
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
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鮮
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乞開經筵
御午朝聽講未明輙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
午朝政事口奏畧節面領裁斷其有軍國重務即
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奏事大抵一日

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儼實
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
終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
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
深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
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
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　上英明一見即頓
首伏地請退　上留再三又謝客臣等出議上
上毎退嘆息公在吏部偘偘持正論曾修　憲宗
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

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
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踈宜亟退伏林泉 上不
許公力請老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
莊簡公代公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
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
闕落無傳及今蒐釆猶可補輯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 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䟽詔
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
宣付史館以備遺忘䟽具病不果上卒謚文簡後
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

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臣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諡康簡守隨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濟美世其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

疑人誹信我請託覬覦此不爲動成化二年湖廣
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
銘敗歷陞工部侍郎泰陵即位諸大臣相率求去
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言
去弘治元年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遵舊
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
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信公三原致仕衆望
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
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公凝重簡靜上下安之
平居謹畏小心無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

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公性素清約終始不渝四年六疏乞歸　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居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率子孫至於待賓日費不敢必豐以助薄俗嘗有言揭屏間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撤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

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
謚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二人時敏廷秀鳳儀
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尚書謝文肅公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
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
圖治昔宋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
政治願　陛下求賢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以
立大本大本立則萬目自舉十一年進侍講未幾
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

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
學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
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址監廟
街湫隘迨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
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禭皆出
羨金不私入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
斂才之術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
賜告正德三年璽勅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
書謚文肅公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

互回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家居稍有餘財周賑宗戚蔬食布衣囊無長物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源淵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論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　祖訓家法最嚴也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
公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器然不自衒露
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脩內庭張燈下
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
安內廷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
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
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
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
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　上怒杖三人闕下
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峯論內閣大臣

規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
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
察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雖盡心職業顧直
以德化爲先而不以吏事名其議處畜貨通貿易便
商賈稽察安民採礦絕盜托清軍擒泰寧之寇先賑
濟平龙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
年四十一閉門卻埽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
問難[illegible][illegible]名公卿巖穴隱士仰風接軫貧無供具
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
治十二年召[illegible]文[illegible]公爲[illegible]監祭酒十四年[illegible]公

祭酒[illegible]文震孟辭誥增司業員[illegible]起
管十六年服闋上任謹祭度尚德杙厲廉耻諸生
翕然向風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
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
重詔令散天藏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
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
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
致仕公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
涯涘望之儼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
禮士樂人為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

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官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自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嘗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嚮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

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
此則一泰一否祗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
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
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
變而厚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
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
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姜僉事麟賛
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諸口
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
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家

適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者皆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敎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子孫皆夭孫詰又不壽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公名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

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御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反復朗誦冀開悟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

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
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　睿廟禮皆
如適至是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
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又不能決賴　上仁聖張
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
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
行從容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
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
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殁仁宗傷痛始追

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　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　孝肅太皇
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
建奉祀母　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　孝
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
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遇權勢榮
利退避不暇及位尚書掌制誥衆屬望柄用忌公
名高者輒沮公益中適無少望公嘗為吏部侍郎
皆充　實錄會典通鑑纂要副總裁領誥勅內閣
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十

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論曰　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帥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識足以濟務應約足以徼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

皇明名臣記第十三卷終　　　子　履準校正

海鹽鄭曉

學士劉忠愍公

公名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爲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illegible]其九息兵威

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疏[illegible]舉患王振懟公言攬
乾綱意訟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譔董璘
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
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
服公為畫此疏者矯旨遣公當朝捽公去公不知
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
碩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
山嶺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公天性
孝弟忠潔寛平議論堅正慷慨常依名節況思積
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之如月

擴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舒舉進士鉞官廣東參政舒雲南按察使

寺丞鍾恭愍公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監察御史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榜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illegible]士莫敢收瘞[illegible]

復碑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茂陵又憐公忠受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圖土歸葬將入公殁久矣血漬鬢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編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謚輿論嗤禮官公得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

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惟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頼祖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 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

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　皇上遣
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朝　皇上於東廡
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
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
時朝見　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
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
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
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
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
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

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
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
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
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日陷山崩水
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為
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
年閏六月內鄭來京適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
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
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

喪　上憐公忠特幷與祭葬除服政爾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表裏洞然然好剛尚氣言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無芥蔕人故益恨公公旣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頗不屑謹細行遠嫌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惟卯卒不能喪衆率錢相哀助人始信公廉靖其闕達天性然也

尚書章恭毅公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淸人　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　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

條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商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曰爲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忠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材在教養有道及復萬餘言尾剌也先行成公言宜暫詰和好力圖修攘又言夷

變非常宜下詔求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憤即具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

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徙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㸌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遂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嘆綸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嘆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問公稱公節義天下二

年山東大水民饑守臣請免田租不允公再請得
減十五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
不往楊善在禮部議論多相左忌公共短公　上
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
京吏部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
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
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勑禮部來
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勑公
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
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忿並訴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
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
卒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
主簿公錮詔獄二三年閒　景帝拒讒言敦孝敬
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有力焉成化初謝
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
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
數白總裁劉定之徐溥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
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盍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知府劉公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公意且得教職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操有節緯有聲稱金華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公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閒輙探閱經史即視事又掩卷已則復然群僚或竊笑公不爲改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公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公爲疏乞免役摧

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
承丞遜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
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稾示公擢南雄知府南雄當
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饜推其餘餌
過客得其懽心且爲游聲譽公至存稅十一繕郡
學補張九齡大吏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
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公郡人擁公
竟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
横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公抗勅使
毀勅大不敬詔逮公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豢

憲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圖
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　不復更鞫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公喜著書尤
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燃燈起書如獲至寶
生平清苦甘心貧窶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彭
文憲公稱公躬過人之操發立絕俗之儀矩利誘
不回勢惕不沮

按察使楊公

公名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
御史印馬坊內民群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

公疏劾二人怙寵擅權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

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論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田茂陵即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址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霩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有功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者毋蚕桑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壞風俗甫半載病病亟寢宋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

天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
居深宮絶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
内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
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
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
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冐干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
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
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
罵源番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

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覆尸瘞之

光祿卿陳恭愍公

公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景泰中爲福建右布政使活沙盜脇從者萬人公天順三年進士爲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綱常偉議倫不宜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嶺南賊流入贛殺掠事聞未報公急調兵食捕賊改提學南圻陞按察副使河南提學言動循禮規約簡明誨訓生徒必求踐履抑斥纖悻靡弱之詞

在南圻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疏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在河南亦然進按察使出死囚冤濫者桂廷璋輩百數人貪殘吏結媚權貴人縱不法盡鐫暴逐去奔内艱開封人遮道泣送者萬計歷廣東兩布政使減徭役華市船中貴人戶與民均役凡戶庇中貴人者大抵皆富有力也番人馬力麻往來販海上犯法詭蘇門答剌貢使公察其僞須繫候遠驛奏遣歸撤馬兒罕使怕陸灣等貢獅得厚賞中人護行至南海又欲航海市獅滿剌加國貢徼賞

公疏言琛貪奇黷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羅中國事竟止公在廣東節財愛民中貴人積不能堪誣奏公遣法司即訊公嘗黜屬吏張裴中貴人鈎致裴使誣公裴對法司頓大哭頭搶地言陳布政寃法司者皆媢軟竟不能雪公械公上京師嶺南人號哭挽留者又千萬計徒步日夜從公者數百人見公鈴楮橐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至南昌病卒正德中贈光祿卿諡恭愍公學醇行方文詞儁古潔廉無私終身羸　稱經濟之才綽有展布實行高名信於海內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

此心所註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行於世

論曰劉公之言行必無巳巳八月之事鍾公廖公

章公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

無辛巳七月之事五公忠憤所激遇事當言見死

且不避彼受顧指爲權貴人鷹犬博一笑語者真

天淵矣劉南雄陳方伯皆以節用愛民故忤中貴

人殞其身悲哉

皇明名臣記第十四卷終

子履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十五卷

吾學編第三十六

海鹽鄭曉

太師李文達公

公名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才藝有名使山西見御史薛文清公溢好學沉潛裕陵即位踈言帝王之道亦子黎庶禽獸夷狄理一分殊愛有差等指揮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一石韃官顧得實支十七石五斗韃官一當華官十七有差京師韃官奚啻萬計冗食橫賜其何能繼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胡迭亂殷鑒不遠乞漸分徙正觀

元年授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頹弛莫甚于太學繕飾莫多於佛寺興措如此可謂大舛尋詔新太學十年陞考功文選郎中選法公平十四年扈駕土木還　景帝初立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公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存乎將士善馭將士存乎賞罰是年冬陞兵部右侍郎明年考察四川諸吏又明年遷改戶部上言世先弑君併吞諸夷包藏禍心今

聽其講和貢馬倒沒膏血彝造金帛醜類曰强生民日困持此悠悠實非長策乞勑邊群臣練兵觀隙于少保壯公言請下公章勵邊臣五年入吏部采君鑑中孝友恭儉事爲鑑古録獻上天順元年入内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賑金内帑武功伯持不肯公力請發二萬兩　上特增四萬當時石曹表裏奸横　上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　上壯瑄令吏部籍瑄名且大用瑄二凶意出内閣哭頓首訴　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　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二人使無焦類又

伏地哭不休　上不得已論言官劾武功伯及公
下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謫外
亨吉祥亦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異如此上
不應謫公福建參政瀕辭　上諭王忠肅公曰賢
不當與有貞並責王即頓首請改公南吏部王意
公且宜遠去避禍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
吏部左侍郎學士亨吉祥又大恨顧　上意屬公
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公即不
甚疑公或短毀踰月進尚書天順二年　東宮將
出閣領春坊事吳處士聘至　上問授何官對曰

與翰老儒可授春坊諭德侍　東宮處士辭弗三
公請從處士請勵風節三年亨坐誅　上問公迎
復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先
覺柰何天下人心歸嚮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
間節用愛人與民休息今爲此輩十壞七八　上
竦然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是年賜公第當
是時　上視朝左右顧必呼公與錦衣門達語良
久乃已五年虜孛來入雲中塞至鴈門明年虜又
入河西塞公薦將帥顏彪等調兵食晝上五事籌
邊江南北大水請下寬卹之詔詔中采柴一事歲

省銀三十餘萬兩曹賊反擊公傷首又刼公蹤申
救賊敗　上急召見公請下寬卹詔散解逆黨開
言路加太子少保時西師未解京城有變王竑白
圭出禦虜公亟請虜退即班師使民得屯種　章
皇后崩值冬享　太廟　上問公請俟釋服七年
上生足疾不視朝　上問公遣官攝　大祀公請
駕出郊壇即不能行禮遣攝　上力疾至齋宮後
召問公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
對曰疾而力行禮敬天掖何不可二月空中有聲
公言上不恤民厭有鼓妖請下寬恤詔靜慈仙師

者景陵廢后也　上念之問公更諡恭讓章皇后錦衣門逵寵而橫訐臨川弋陽二王陰事訊無左驗公請戒緝事者逵又誣袁彬下彬獄有疏雪彬者逵又并誣疏出公公乞罷不允未幾逵坐附中官譎戍嶺表時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　上疑之一日　上不豫卧便殿召公諭曰今庶事廢寧而大者反搖柰何公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公又頓首賀曰　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公扶　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抱上足泣　上亦泣讒

竟不得行八年　太子即位進少保華盖殿大學
士餘官如故會灾異屢見公請出宮人又請簡近
侍左右人大風雹拔郊壇木飄瓦公上疏乞無狎
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公　上遣衛士
宿公家出入呵護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群詣訴乞
復官公力爭得允按籍褫官太平侯張瑾興濟伯
楊宗皆奪爵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遣內臣護行
促上道公入京疏辭言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雖
嘗起復人無非議以其才足勝任臣非其人乞賜
矜從不允修撰羅倫論公不當起復謫官公上道

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率廷臣上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惟　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閑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遊有常所無起離宮賜有常度無開倖穴　祖訓一書載此明備願垂省覽是年冬卒於賜第贈太師謚文達公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　上諭選庶吉士必北人公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南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　上前參酌可否爲行止

王馬二公在吏兵部皆　上信任公又能調護以
是兩尚書得行其志　景帝葬時左右請汪妃殉
公請存妃以全其母子　上又欲赦建庶人出大
內問公對曰善左右或危言動　上上皆從公遷
汪妃於外邸出建庶人吳庶人於中都

大傅商文毅公

公名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發解第一正統
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
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明年八月迎　上皇於
居庸關九月陞學士景泰三年陞兵部左侍郎歷

兼左春坊大學士翰林學士太常少卿賜居第
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窮治
不已公極言憸言不可聽忠始坐罪衆得釋 景
帝不豫大監興安話廷臣云何公曰 今上宣宗
章皇帝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孫宅非所當立
者號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 上皇復位亨素忌
公文致于少保詞中坐死奏上內批除名公去
上每念閣學士旁有薦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
遣使賜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
勤學納諫儲將材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

之實[illegible]黜元儒入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諡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 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 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公又力請宥言官 上書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問尋陞兵部尚書兼學士五年冬煥七年彗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八年天下大水公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

戸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嘗召見
從容議及　郕王監國時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
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　詔上
尊謚公因對請立　皇子東宮先是　悼恭太子
薨　上憂念已而知　西宮有子六歲矣公上疏
畧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
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勤已出百官萬民皆謂
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
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勑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

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慨朝野之公論
上　召公擬皇子名逾月　皇子母薨於永壽宮
公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殮斂悉如禮是
年十一月立　皇子爲皇太子十二年加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北公疏言　皇
上爲此上爲　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　聖心
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爲合禮昔傅說告
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乞停罷神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
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

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　上從之是歲進謹身殿大學士會黑眚見條上八事曰斋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陳曰分遣部使者錄囚理冤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沿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公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王英輩并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　上怒曰一内豎輒能危天下

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曰朝臣無大小有
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
宣府壯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
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
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
咋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公會
楊曄董璵事誣公不自安同列又慫從旁切擠公
遂請老陞少保致仕公去萬安得爲首相遂復西
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公家居十年卒年
七十二贈太傅諡文毅公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

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
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
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
及也予良臣翰林侍講

太傅彭文憲公

公名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人
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與商公同日入內閣景泰
元年春乞終繼母喪忤旨去三年服除不待入內
閣供職翰林初公入閣與陳循共事稍周旋相可
否天順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　上召公見文

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拔
擢頓首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唯
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善
賜酒飯出當是時內閣進退甚輕惟公召見後下
命以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後入內閣尋陞翰林
學士　上嚮用南陽每召獨對或并召吏部兵部
王馬兩尚書相商確南陽退亦諮公公持正論不
相徇或至失色爭議定不相嫌南陽亦重公雅量
大順末錦衣門逵恃寵中傷南陽　上曰去賢行
其用時內臣或譖公公夔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

至此因力辯其誣謝內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留
語頗聞　上南陽事竟雪河南衛官強橫凌人剌
事者誣謀反鍛煉成反獄公持不可坐如律活其
家百口茂陵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
部尚書成化二年賜歸省還朝三年四川宣府遼
東地震上疏陳六事　英宗實錄成進太子少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實錄
成陞洗馬久之以不兼翰林不得與院事不喜二
人疏乞兼舊官且言　祖宗來宮寮未有不兼翰
林者下內閣公言諸君考滿時咸言寧無兼官得

陞二級足矣顧復有此疏謂余不練朝章乎永樂中西楊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也竟不許四年疏言臣才識迂陋冒內閣首僚不副群望辭不允　孝莊太后崩公言漢文帝合塟呂后宋仁宗合塟劉后故事此國家綱常宜從典禮是年秋彗星見起三台時儲位久虛公懇乞修省疏言外　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　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如　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歸

朝廷人無希率五年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
民愁苦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指分
掊尅太甚而獻珎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
以剝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進
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七年冬彗復見疏言德政
之要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
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
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
百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减退豪勢庄田
嚴有司掊尅之禁太監劉永誠没家人陳有軍功

乞贈伯爵公力沮得寢八年水旱復疏時政闕失
乞放歸田不許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諡文憲
公資禀既異充養問學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
持誠終歲未嘗一二宴會即會未嘗有音樂愛惜
天物片楮寸墨未嘗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太傅徐文靖公

公名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編修天
順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元年陞左庶子兼侍講
十年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六年轉太常卿兼
學士明年禮部侍郎二十二年改吏部泰陵即位

以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是年十一月陞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
加太子太傅戶書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書謹身殿是年上言機務日繁誥勑
委積正統中王直王英皆侍郎兼學士在內閣專
誥勑 上從公言用李謝二文正公未幾星隕地
震京師雨土飛蝗乞罷不允八年命撰三清樂章
奉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
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
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

上有三大帝乃以李驥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
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
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黷禮臣
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
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
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　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縱忽傳旨復職
公言　皇上即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
降指揮以故干請斷絕華選張繼葬地有勞宜量
與賞賚傳帖既行倖門遂啓臣等不敢阿從十年

三月韋太監急走內閣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公及劉李謝三公倉卒問故韋對不知公等至殿頓首　上曰近前公等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　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公及劉公以片紙數幅與李謝二公每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輩議公等擬批答上　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滯公等懼不能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閣看詳擬上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閑盡就此商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裕陵召

見南陽等後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公等得見　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　上意又輒慙懼自是不復召十一年公目青乞休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靖公在相位數年間六部多得其人當是時災異屢見旋復消滅虜寇跳梁亦竟遁去天下稱平公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公而公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公嘗置義田八百畝贍族請下戶部著籍

太師劉文靖公

公名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脩成化中陞脩撰歷諭德庶子少詹事事泰陵于東宮東宮即位之年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四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公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衆謂公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公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宜興瑗臺與公在內閣公正色簡言應靖不肯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謝二公入內閣十一年　大明會典成進少傅太子太

傳戶書謹身殿大學士時　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宜與去召公及李謝二公至　文華殿平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　虜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灾異去留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公確直見事稍遲李公才敏達謝公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六年加少師太子太師吏書華蓋殿大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當是時國家治平無事　上顧公喜諭曰勞卿久矣兹支大學士俸先是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

像懸旛修醮命臣等撰勅并祝文者竊聞茲山宫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深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因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佛塔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

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覽言臣等竊
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
以獎貞勵能維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
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
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
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
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十八年進左
柱國支正一品俸　上時憂勤思治益明習機務
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嘗召對煖閣屏左右左
右不得闌入惟竊從屏隙中覘但聞　上數數稱

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悉察梜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瘦恐一日禍起不可測務却
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陰受其福至　上語及
宮中事毅然欲創抑書制洗近侍權倖
舊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三人若在內閣鈞陽
在吏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戮
力天下仰望風采又明年　上遘病外議籍籍謂
禍本有所起也　上大漸召公三人入乾清宮受
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公傳中康陵即位新
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　上遊戲廢政公三人上

職極諫請誅瑾等不報又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焦
芳洩於瑾瑾得先見　上泣請并斥言諸大臣過
欺官家幼冲　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語在洪洞
傳中公因乞致仕謝公亦去焦芳遂入內閣自是
奸黨益熾群小附之盡逐諸骨鯁卿士大夫瑾尚
恨公不已矯旨奪公官罰輸粟瑾欲起大獄盡殺
諸不附己者矯勅群臣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公
及謝公洪洞浮梁楊公守隨林公瀚郎中李夢陽
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
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忠李光翰

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爲奸黨榜朝堂公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比 上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見 先帝矣嘉靖初公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公及謝公洪洞子弁爲中書舍人公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文靖公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淳履正偉識宏

材早除　聖明晚罹奸佞進不盈移退不窘厥爲
近世賢輔嘉靖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一人爲尚
寶司丞

前少師大學士楊公

公名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公
成化十四年進士除檢討弘治三年陞脩撰四年
陞侍讀九年改左中允憂去瀟復除左中允十六
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十八年陞少詹
事兼學士正德二年陞詹事仍兼學士內閣專管
誥勑陞戶部侍郎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陞南京

戶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修　會典成陞俸二等俄以修實錄加俸二等五年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又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十一年憂去服闋深文康請　上遣行人起公復入內閣康陵崩內外危疑公擒滅凶奸存　敬皇后旨遵　祖訓迎　今皇帝入繼大統改元　一詔瀕除弊政朝野肅清　上勅封公伯辭不受一品十二載考績進太傅　賜褒勅宴禮部公辭太傅力

諍大禮去削籍子慎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以
論大禮杖闕下謫戍雲南
論曰文達遇曹石異以行權文毅處永壽昭德兩
宮間順以濟險斯寔難矣文憲乞終喪起不得入
內閣所謂倹德避難者與文靖承萬劉之後有取
新之義焉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
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乎

皇明名臣記第十五卷終　　子孫準校正

海鹽鄭曉

太保王文端公

公名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脩譔　上巡北京留黃文簡楊文貞及公輔導　監國再巡扈駕憂闋陞侍讀洪熙初進侍讀學士充太子陞右庶子兼故官記注聖政聖訓宣德初進少詹事兼職如故裕陵初總裁實錄成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尋典制誥正統六年出部佐胡忠安公八年爲尚

書吏部代郛璉十四年　上北狩學士周敘自南京貽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緑野乎敘官至學士又冒脩宋史之

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字壞間他富貴許無
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敘輩亦可偷生畢
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
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
敢瀆告一語矣尋被劾得白初　上欲親征虜公
率廷臣疏止不獲命　旹守加太子太保　景帝
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元年
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諭大臣言官絶
虜公言報使便勿使有後悔　上不悦曰朕無意
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于少保曰天位

已定孰敢他議秖答使命耳 上意始釋曰
從汝從汝羣臣退纔出文華門内臣興安匍匐而
呼曰疇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公
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 上是使敢弗
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
虜三年立 東宮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
左侍郎加太子太保爲尚書佐公中書舍人何觀
劾公 上不聽未幾文淵去王忠肅公代文淵爲
御史練綱等論劾公累請老不許裕陵復位請老
去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儉

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旣秉銓軸益廉慎時方面官羅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臨川聶大年嘗誚公公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時江西二王東王謂公西王謂英公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公歸田康樂嘗言西楊不欲于同事內閣出于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

太保王忠肅公

公名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
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
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
理左寺正詿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
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
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推奸吏民畏愛
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
以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
公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
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

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遁去嘉靖三年召還
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衛夷酋住上番書乞
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
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
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
溥未可出臣議及戶部尚書金濂舉乞用一人
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掌院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
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
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慰犒番酋商
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

又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塹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兇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㩁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寨孤遠軍興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浚川充餽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將公成學已著諸蠻聞公來大

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酋長信向公嘗
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
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
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
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
陵召見公問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
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 上進退大
臣時時召公向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
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 上嘗諭南
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爾

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茂陵即位免公甫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善知人之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公推轂　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及公往往右南人消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

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
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
縣西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
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
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彭
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羨嫉而允迪莫我
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于近世
官錦衣副千戶

太師王端毅公

公名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庶吉士

入翰林出為大理寺副景泰五年出知揚州府屢
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
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歷遷江西河南右
左布政使安輯流冗解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
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獲渠魁餘悉
解散蝗生乞避位因勸　上去奢崇儉俄內艱會
襄陽盜起起復會總兵朱永擒其渠劉千斤石和
尚作亂佐王師三年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公不
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為建生祠
繪像事公四年轉左巡撫河南閔雨賑災均賦獘

廉抑貪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外艱七年改刑部總河道濟隄水溝省河隄吏上疏言災異九年改南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鎮守內臣錢能私市外夷誅求無厭公劾能其下懼而自盡沒其寶石并械數人致京師且勸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蠻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年進右都御史明年召理南臺兼參贊機務條上江操京操事宜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

巡撫江南直隷賑貧理究全活萬計公以近年貢
獻太多所在騷擾疏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
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珎玩之可愛恐因而
妨政害事力爲屏絶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
[illegible]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勅中外無獻珎
玩奇貨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奇
玩所至驚懼公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
乃横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涼州獻名鷹明皇
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鏤牙李大亮蘇瓌不奉
詔臣敢不效之又極言敬非恭失人心損國體傷

和氣而召災沴 上立詔戒徽父之敬等供收捕下獄斬其黨錦衣千戸王臣所謂王鷂子者傳首中外稱快二十年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建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公上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肯爲朝廷言者疏入留中會侍郎馬顯乞致仕内批附公名落太子少保與顯並致仕主事王純論公忠亮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内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李孜

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多低頭甘心依附惟公著節不撓二十三年冬泰陵召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徽黄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無敢以私干者慱野在內閣每抗公公在巳不屈南科道劾慱野薦公入閣慱野惡南科道會南守備內臣與南科道相訐南科道多貶斥者公力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吉下

獄公力解得減死內批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公言祿出科目自能遠到而越次超陞非所以愛祿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公疏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公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公遂乞休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留公內閣滋不悅謂公好名徽王乞陞鈞州爲府晉王

乞爲世子別設典膳公皆論止兩廣都御史秦紘
劾安遠侯柳景不法紘坐致仕去公極言紘不當
致仕　上留紘爲南戶部尚書公在吏部時臺諫
劾巡撫及藩郡官內批下罷斥公以爲不得其職
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又薦公入內閣內閣益忌
公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任怨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也弘治六年時瓊臺忌公爲御醫劉
文太草疏指斥公公亦疏辯　上留公公力求去
遂致仕公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剴
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

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非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子承裕歷官南戶部尚書諡康僖李夢陽曰　國制文臣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愊　文皇壯征今國是倚二楊底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默斷消機精變為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單縣封江君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依幸請劒必殊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

以前則殊矣特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
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
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而濟其事小枉安焉
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闊畧義蓋矯直亦運數然
歟

少保倪文毅公

公名岳字舜咨錢塘人國初徙貫上元父謙正統
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
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
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被誣謫戍開平八年赦還

下夫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
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蔓緋袍神入室
生公因以爲名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
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
修考校纂緝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
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
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盈縮戎禦
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
詞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定裁公又長於
奏議一寫千言春容典雅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

至珰胥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畧不經意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侍郎疏言 國朝 九廟已備今 憲宗祔廟議者咸謂 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 太祖而不知 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祧明甚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 太祖 文皇爲周文武百世不遷禰也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

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毎歲暮則奉祧主合享應
古祫祭之制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下廷
議公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
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
名此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
先殿儀奏上詔可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剔刮諸冗
費議皆出公手狀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
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
詹事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
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

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巳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内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裕爲尚書内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濫昏僑僞

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問四方共

稱聖德今後召還疏駁群聽焉鈞陽言成化間崇
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
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
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僧牒日耗異端日繁愚
耗民財坐侵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
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
兵部參贊機務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十
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勸聖學開言路減齋醮
省供應節親藩懲欺蔽邺困窮核名實疏淹滯擇
將領節差遣慎功賞停工役斥奸貪進忠直恤刑

獄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釐正品類奬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公毋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輙掩沮不得盡行其志公曰殺守職固如是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狀貌魁梧又見稱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焉劉陽至論國事亦不肯相狥先是弘治六年劉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官議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輙改　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北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

化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以獄公議良是鈞陽又嘗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計供所出獨蘇松折粮銀價今宜稍增以足國用下其議公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從重之且生變誰任其咎事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士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鋒鋩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凡肆夸大恥雷同皆非爲國忠謀者也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葢緣河套之中

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寬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由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由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婁凡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解

邊患不寧上廑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漸蒙濫賞優游朝行賚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單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鉤挌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五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

退縮反棄邊兵之功與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迨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此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粮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

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

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
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賫於邊者歲
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
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
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鈔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
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處士卒無飽食之日至
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
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
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懐竊取之計巧
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昔公

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胷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壖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

心驚駭軍食之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儌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羅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術以墜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

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乗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陜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陜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陜而京師震驚戰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

詠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違君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褻國紀又皆此輩鋪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

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赴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赴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可通舟楫隨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通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二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續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其處避險可以陸運其處可立倉以備倒運其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

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傅馬端肅公

公名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嬉戲每臥几見百十地下識者知爲異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晉楚有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謳謠載道成化元年陞南大理卿未幾憂去四年固原土胡滿四反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襄毅公討擒四陞左時流賊起漢中李鬍子遙關火蝎兒滿城王彪聚衆刧殺敵官軍公悉計剪除又破虜阿樂

出亂加息蘭八年虜入寇平京臨鞏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多遂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九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又勦平岷州叛番十二年召入兵部爲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花營八陣圖訓士卒禦邊十五事虜退陞左加俸一等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誘殺貢夷屬撫已過出是東夷譁懼爲亂公再往撫勦時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竟疾馳至鎮撫黑鐵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忌公鉞

行事乖方公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直巡
邊鉞權戎裝遠迓除道飾厨供張鮮饌賄託僕從
公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公鉞
乘間讒毀直還奏公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
皆以公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　上遣直及刑
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稱禮聰上報盡如直言
逮下公詔獄公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
慶已而直敗貶內使南京鉞亦敗下詔獄公得雪
復官致仕十九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考
轄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

今思之明年陞右都御史督漕兼江北巡撫未期陞兵部尚書尋改南京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入臺爲左都御史是春　上籍田雜劇出狎語公厲色曰　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公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明年改兵部尚書京城大雨上時政十事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請兵公言諭安南貢使還占城侵地竟解不用兵四年内艱起復建州酋伏當加叛繫至京不服公折數語伏地請罪徙南海七年議絶土魯番先是

哈密忠順王者爲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去王母
金印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故鎖檀阿力亦故弘治
四年鎖檀阿力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公言
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
不貴又有小列禿乜力克數種强虜時肆侵凌至
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可懾服諸番與復
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搖甘肅動關隴因訪得陝
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
金印去邊臣儆聞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
十餘人入貢丘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衆言公

不可去甘凉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緱謙往經略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公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陜巴金印迨勑使往輒乆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絶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城公曰事急用兵不可已徵方畧何如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問襲牙蘭策公遂薦許進爲西巡撫與總兵劉寧彭清糺番漢兵入哈密城

襲牙蘭牙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遂遣使入貢
升以陝巴金印來歸九年廷臣薦公及屠滽代耿
吏部　上用滽十一年春　皇太子出閣公上疏
略曰太子國之儲二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
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
上嘉納十三年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
上　賜宸翰又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公薦保國
公朱暉等整兵爲備勅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又遣
文武大臣許進陳鋭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
天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尋亦去十四年拜吏

部尚書十五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早朝畢 上
坐煖閣召入面諭明年天下官朝覲卿用心訪察
大彰黜陟仍諭曰聽得否對曰 聖心留意求治
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稱命中官掖下
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無異議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正德元年內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
七人篆刻番字公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肯從不
聽給事中安奎疏乞聽公言不可墮姦計大臣垂
首喪氣有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懸誣公推
命類諸大臣力辨事始白公累上二十一疏求致

仕去逆瑾恨公持正三年坐薦許進雍泰爲刑部
除名調公子錦衣百戶琇鈞州所瑾誅復官琇錦
衣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公立朝五十
餘年以身徇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决公
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
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君官重名節厲廉隅雖
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値事變
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太保耿文恪公

公名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天順元年清惠公在內臺改翰林檢討是年石亨搆御史劾恨清惠斥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勲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十二年陞右侍郎吏部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代尹昇清慎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使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公祭陵即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婚喪諸大禮定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

議公請遵祖訓遣書王勿朝西夷由南海貢獅公曰貢胡嗜利輙開海道宜郤去六年復尚書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援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公劾十進士 上爲除一進士名餘調外公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子清

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公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少保許襄毅公

公名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甘肅山東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爲己功逮李百口至京煆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

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儒生得釋不死弘治元年陞廣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充刺兩種聞公威名遣其酋哈稱察察少保等兩年三貢僅費帑銀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竟無虜患當是時士馬壯軍容嚴整公才智忠毅又能斡旋應變以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

戢聽命代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朔餉公一切持法行已意諸郡王輒惡公會武邑王聰沐不律公發其罪廢爲庶人警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肆怍巡撫四年上言守内臣石岩刻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公擅用尨幟降兗州知府以寬簡宜民七年冬陞陜西按察使明年吐魯番速檀阿力及其酋牙蘭刼忠順王據哈密鈞陽薦公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至鎮結赤斤罕東諸夷爲援又結小列禿截吐魯番後誓言遂征不恤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

二千餘里擣哈密城牙蘭遁去得忠順王陜巴及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時牙蘭既走遁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公且得封矦公曰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殺爲功逆天道無後逆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疏請懷輯罕東諸夷相援離吐番黨與孤其勢西域遂定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公爲平役調餉興水利開屯田去貪殘奬循善格强禦馭下有權人稱神明關隴大治十年召爲戶部右侍郎會刑部主事鄭岳言事下獄疏

敕岳彗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公往覈田歸民與戶部尚書周經上疏曰此皆小民恒産國家賦役之地若奪彼與此仁者不爲十三年虜入大同塞且犯宣府京師戒嚴公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剿虜銳失律總兵王璽違公節制又敗銳璽得罪公致仕既歸廷臣論薦四十八疏泰陵知公將將材許進可大用又曰劉大夏若入吏部進可代大夏未及召泰陵崩康陵即位首召公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九年代劉公爲兵部尚書當是時劉求去欲矣俟公

至曰吾可去矣謂公曰勉爲國家有報 先帝
時上不親政公疏乞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
代焦芳時逆瑾專權公持正不可干撓三年考察
外官瑾得賂輙欲留諸貪殘吏公不肯瑾怒百方
欲中傷公不可得以劉吉署員外郎再署郎中爲
非制又誣公薦雍太非其人除籍瑾怒猶未解又
据公在大同時籍士出雇役錢失勾校爲吏乾沒
且籍公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卒後十七年巡撫上公功實請謚得謚襄毅子讃
贈公少保公子八人詩鄉進士曾歷吏部侍郎南

京戶部尚書傅學齡文卒謚莊敏贈太子太保讚
歷官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乞致仕　上不喜寀讚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
退人　上嘗稱讚端慎為貴溪分宜所持在吏部
不得盡行其志論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才
略好談兵
論曰秉銓大臣非上結主知不得行其志即上知
非內閣調護亦不得安于其位抑菴之遇芳洲忠
肅之遇文達命也儼氏之遇萬文康三原之遇劉
文穆亦命也文毅端肅或尚包荒乃謂二公太刻

白賢不肖功名不及禮部兵部時吏部之難非一日矣褒穀沮於逆瑾當是時焦芳入内閣褒穀去劉宇入吏部宇又入内閣而張綵代宇矣

皇明名臣記第十六卷終

子履準校正